

宝葫芦丛书



第三辑

“科学怪人”的奇想

雪子 耿耿 主编

迟叔昌 著



科学普及出版社

宝葫芦丛书第三辑

雪子 耿耿 主编

“科学怪人”的奇想

迟叔昌 著

科学普及出版社

• 北 京 •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“科学怪人”的奇想/迟叔昌著. —北京: 科学普及出版社,
1999. 6

(宝葫芦丛书; 第三辑/雪子, 耿耿主编)

ISBN 7-110-04623-0

I. 科… II. 迟… III. ①儿童文学-科学故事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②童话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8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1999) 第 01682 号

科学普及出版社出版

北京海淀区白石桥路 32 号 邮政编码: 100081

电话: 62179148 62173865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北京民族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: 850 毫米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: 5.75 字数: 105 千字

1999 年 7 月第 1 版 199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5000 册 定价: 8.50 元

(凡购买本社的图书, 如有缺页、倒页、
脱页者, 本社发行部负责调换)

编者的话

《宝葫芦丛书》是一系列适合我国广大少年儿童阅读的科学文艺精品丛书。

为了编好这一系列丛书，我们广泛阅读了我国科普作家名家的作品，并取得了诸多名家热情、积极、鼎力相助。我们经过认真精选，于1996年12月首先推出十一位名家创作的十部科学童话精品集，每集十万字左右，共计百余万字。书一出版即受到读者的喜爱和专家、新闻媒体的好评。这就促使我们继续选编下去，第二辑为十位名家创作的十部科学童话精品集，于1998年6月出版；第三辑为十位名家创作的科学童话、科幻故事、科学小品和科学故事精品集，于1999年7月出版。

这些科学文艺精品集，有的是作者成名之作，有的是作者得意之作，有的是作者创新之作……其中有不少是我国科学文艺创作的典范，代表我国当代科学文艺创作的水平。每一部作品都以生动的文学语言，巧妙的艺术构思，栩栩如生的拟人形象，向广大少年儿童普及了基础科学知识、新科学技术知识，既能启发他们善于思考，勤于动脑，又能激励他们从小爱科学、学科学、用科学，立志将来攀登科学技术高峰！

在科学文艺的百花园里，科学童话、科幻故事等犹如变

幻无穷、美妙神奇、熠熠生辉的“宝葫芦”，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广大少年儿童走进广阔无垠、奇异瑰丽的科学世界，让他们从中获得摆脱愚昧的希望，觅求将来攀登高峰的志向。“知识就是力量”，但愿这一系列丛书能成为引导广大少年儿童心想事成、名副其实的“宝葫芦”！

——这就是我们选编《宝葫芦丛书》的本意。

.....

司马光家里的新金鱼缸 (140)

昆虫世界的大游行 (149)

马虎虎牙大夫 (153)

小黑煤花样多 (159)

骄傲的嘴先生 (163)

昆虫比脚运动会 (167)

后 记 (170)



戈壁滩上的新城市

19××年8月23日,我为了采访大戈壁国营农场丰收的新闻,来到了戈壁滩上的一个城市里。这个城市的名字很特别,叫做“绿色的希望”。在五年前出版的地图上,还找不着这么个地名。可是现在,我已经在这个城市的中心区的旅馆里了。服务员提着我的手提箱,把我引进了一个不很大的,但是布置得很精致的房间里。

“先生,路上辛苦了,先休息一下吧!”服务员给我倒了一杯水,又把窗帘拉开了。

“不,一点也不累。飞机又快又舒服。午饭还在北京吃的哩,想不到太阳还没有落山,我已经来到戈壁滩上了。”我走到窗子跟前,“你不忙招呼我,还是先把你们的城市给我介

绍一下吧！”

“对了，我想起来了，您是北京来的记者。”服务员笑了笑说，“请看，前面就是中央广场。广场对面那座白色的大楼是市人民政府。大剧院就在那一边，看见没有？就是那座淡黄色的大楼，还是去年国庆节落成的呢！那边是农林牧学院，就在那座小山上，一大堆房子。百货大楼、少年文化宫、工人俱乐部、新建的住宅，都在我们的旅馆后面。您出了大门，向右首拐个弯，就都可以看到了。”

我站在窗口向外望。这是个什么样的城市呀，简直跟花园一样！马路又宽阔又清静，两旁的白杨树给马路镶上了两条浓绿色的边。每一个十字路口都有个白石砌的花坛，美人蕉、大理菊，五颜六色，开得正热闹。向远处望，茂密的树林像一片绿色的海洋。一座又一座的崭新的大楼，像海岛一样，浮在绿色的海洋上。这里不是戈壁滩吗？我在一本古老的地理书上看到，说这里黄沙连天，寸草不生。谁想得到今天的戈壁滩……

突然，一阵孩子的叫喊声打断了我的沉思。

“看大象去呀！看大象去呀！”

从马路的那一头，拥过来一大群孩子。他们一边喊，一边跑。许多大人跟在他们后面。

“什么？大象？哪儿有大象？”我问。

“不知道。我们这儿从来没见过大象。”服务员回答。

“可能是动物园新到了大象。”我说。

“不会。这儿什么都全了，就差个动物园。”服务员回答。

街上的人越来越拥挤了，男的，女的，老的，小的，都朝着一个方向跑，真像过节日游行一样。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我真想不透。

“我得去看看!”

我一边说，一边跑出了房门。

割掉鼻子的大象

我挤到了人群里，拉住了一个红领巾问：“上哪儿去呀，小朋友？”

“车站去！车站到了一大队大象哩！”

“大象？哪儿来的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他一边走，一边回答。

“来干什么？”

他不回答我，却指着前面叫：“看哪，看哪，那不是来了吗！”

前面的人让开路来，大家都退到人行道上。可不是吗，十几只大象排成一队，慢吞吞地走过来。

“都是一色的大白象呀！”一个孩子叫了出来。

是呀，这种白里透红的大象，连我这个当记者的也没见过哩。北京动物园里的大象都是灰色的。看呀，它们慢慢地越走越近了，又粗又短脚“咚咚咚”地踏在水泥路面上，两只大耳朵一扇一扇，还发出“呼噜呼噜”的鼻息。胆小的孩子都把身子紧紧靠在大人身上。

“呀，奇怪！”站在我跟前的一个小女孩突然惊讶地叫起来，“这些大象怎么没有长鼻子呢？”

经她这么一提，我也奇怪起来了。这群大象的鼻子都像被割掉了一样，只看见两个黑洞洞的朝天鼻孔。还有奇怪的呢！……我不禁也叫了出来：

“咦！这些大象的大象牙到哪儿去了呢？”

“一定是亚洲母象。”旁边的一个男孩子说，“动物书上讲得很清楚，亚洲母象是没有大象牙的。”

“不，”小女孩说，“我想它们可能是演马戏的。为了怕发生意外，所以把长鼻子和大象牙都锯掉了！”

“谁说是演马戏的！”

大家回头一看，说话的原来是骑在最后一头大象上的一个青年。他挥了挥鞭子，又说：“它们是国营农场的。”

“国营农场的？农场养大象干吗？”一个抱小孩的女人问。

“一定是耕地用的。”一个老公公说，“古书上就说过，在四千多年前，我们的祖先曾经用大象耕地。”

“国营农场有的是拖拉机，还用得着大象！”小女孩说。

疑问一个接着一个。割掉鼻子的大象队伍慢慢地走过去了，我带着一连串疑问，回到旅馆里。

一封请帖

走到房门口，服务员递给我一封信：

“先生，您的信。”

我坐下来，把信封拆开，里边是一张请帖：

悦森同志：

知道你要到我们的农场来采访，我非常欢迎。明天早上，我准备了一个奇迹来招待你。

李文建 8月23日

李文建！真没有想到，他原来在这儿。自从中学毕业分了手以后，我跟他就没有见过面。他是多么有趣的一个人的呀。在初中时代，我们俩都喜欢数学，喜欢物理学，都参加了少年宫的“巧手小组”。那时候，我们俩几乎每天都有新的幻

想。有些幻想是实现了，凭我们自己的两只手。举例来说吧，我们各人做了一对只有手表大的半导体收音机。冬天把它安在猫皮耳罩上，戴着倒是挺舒服，不但能听广播，还管预防耳朵生冻疮。也有的幻想落了空。有一回我们想：为什么不能给双轮双铧犁安一个马达呢？我们就动手做了一个不太小的模型，也能走，可是犁头一插进泥里，轮子就只会打空转，再也走不动了。

后来我们快高中毕业了，我问他：“李文建，你考上了大学念哪一科？”

“畜牧！”他好像早考虑停当了。

“畜牧？”我挺奇怪，“你不是最喜欢数学和物理学吗？”

“畜牧就用不着数学和物理学吗！那么你呢？”他反问我一句。

“进新闻系！”我其实也早就考虑停当了。

“新闻系？好，将来当记者，当编辑。可是对你来说，数学和物理学可真用不着了！”李文建很惋惜地说。

“我才不这么想哩！看看报纸上吧，数目字和物理学名词不是越来越多了吗。”这是我的回答。

后来我们就分别了，从没有见过面。这一段有趣的话，至今还回响在我的耳朵边上。我的话，我在自己的工作里边得到了证实，尤其在采访工业新闻的时候，数学和物理学的基本知识的确帮了我不少忙。可是搞畜牧到底用不用得着数学和物理学呢？这回见了面，我得好好地问他一问。还有哩，方才看到的大象不就是国营农场的吗？我倒要代那些可怜的大象质问这位聪明的畜牧专家：为什么要把它们自己最爱惜的鼻子连同大象牙一起割掉了？我知道他的脾气，这个古怪的主意一定是他出的。

指象为猪

“北京人”牌子的无轮汽车把我送到大戈壁国营农场畜牧科的办公室门前。

办公室的玻璃门打开了，走出来的正是李文建。他张开了两只臂膀说：“欢迎，欢迎，记者先生，我的老同学！”

来不及让我说话，李文建就把我紧紧地拥抱住了。他仍旧是那个老样子，热情，爽朗。

我几乎透不过气来，也不知道是太高兴了呢，还是他抱得太紧了。好一会儿，我才挣脱了他的手臂，说：“真想不到……”

“哈哈，想不到的事情多着哩！想不到戈壁滩上的早晨，空气会这样清新。想不到所谓黄沙连天的戈壁滩，会到处是一片希望的绿色。更想不到在这充满了奇迹的戈壁滩上，今天还会出现什么样的奇迹！”

“什么奇迹？”我记起了他给我的请帖。

“我们的相遇不就是奇迹吗？哈哈！我到这儿才不过一个月，而你，恰巧也赶到这儿来了！”

“你到这儿来的任务是……”

“你是记者，很明白，你的任务是采访新闻。我呢？也很明白，我是搞畜牧的，我的任务当然离不了喂牛，喂马，喂猪，喂羊。这么多年不见，咱们俩本应该谈谈家常。可是咱们还是先公后私，先让你的任务和我的任务结合起来。来吧，你不想采访一下我们的最新的工作成绩吗？”

李文建拉着我走过草地，来到一个大棚子前面。这个大棚子，样子有点儿像飞机库，单是一扇大门，就有4米多宽，

5米多高。李文建一按电钮，这看去像钢板一样结实的大门，忽然像又薄又软的绸缎一样，立刻卷上去了。

“真是奇迹！”我不由得说。

“你说的是门吗？”李文建说，“这算不得奇迹。这门是用‘塑料908号’做的。这种塑料可以压成纸一样的薄片，软得可以卷起来，轻得几乎没有重量，可是又结实得连美洲野牛的角也顶不透。用来做牲畜棚子，真是再合适也没有了。这个大棚子的屋顶、墙壁、门，全部是用‘塑料908号’做的。我特地采用这种材料，是为了节省屋架的钢料。”

“这就是你所说的最新的工作成绩吗？”我问。

“不是，不是。”李文建笑笑说，“你忘了吗？我的专业是畜牧，不是建筑。当然，有时候也不得不兼顾一下，但是算不得什么成绩。我们的新成绩在棚子里面呢！请进去吧！”

一走进门，我们被一垛白里透红的肉墙给挡住了。只见一条又粗又短的尖尾巴，在我的鼻子前面晃来晃去，扇起了一阵微微的风。

“看吧！这才是我们的新成绩，昨天才运到的。”李文建说，“跟你说了吧，我在这儿来的任务，就是在这戈壁滩上大量繁殖我们培育出来的这个新品种！”

“哈哈！”我笑起来了，“对一个新闻记者来说，这可不是新闻了。我早知道，这就是割掉鼻子的大象！”

“割掉鼻子的大象？”李文建诧异起来，谁给起的这个古怪的名字？你难道没有看见木牌上写的吗？”

我抬头一看，木牌上写着一行大字：

~~~~~  
白猪——奇迹72号  
~~~~~

“哈哈，把割掉了鼻子的大象当猪，这就是你的新成绩

吗？”我笑着说，“古时候有个奸臣赵高‘指鹿为马’；原来今天还有你这位畜牧专家，把割掉了鼻子的大象硬称做猪哩！”

“多愚蠢的笑话。我倒要向你提个意见。”李文建突然严肃起来，“像你这样粗枝大叶，是不适宜做新闻记者的。还是仔细观察一下吧，我的犯急性病的记者先生！”

正说话间，那个大家伙转过身子来了。它的面貌虽然我昨天已经领教过了：两个黑洞洞的掀天鼻孔；两只眯着的小眼睛；大耳朵一扇一扇地，像两把大蒲扇；——可是经李文建一提，这面貌与其说是大象，真不如说是猪。大象的额角要宽得多，两只眼睛要离得远些，再说，鼻梁上也没有这么多的皱纹。但是主要的不同，当然是这家伙没有长鼻子，也没有大象牙。我正在将信将疑，它忽然鼻子一掀，发出一阵“呼噜噜”的声音。这声音分明是猪的鼻息，不过像用扩音机扩大了似地，比普通的猪要响七八倍。我不由得倒退了两步。

李文建笑了出来：“害怕了吗？放心吧，记者先生。它是猪，不会像大象那样地突然发起脾气来。你不信的话，再看看它的脚吧！”

我蹲下身子来一看，果然不错，分明是四个大猪蹄子，只不过比例不大相称，显得又短又粗。可是决不是大象那样的直统统的筒子腿。

在事实前面，我不能再怀疑了：“我承认，的确是猪！真是奇迹！猪怎么会变得大象一般大的呢？”

“说来话长。我们且回到办公室里，坐下来慢慢地谈吧！”李文建说。

奇迹离不了科学

“我想，”我坐在沙发上，呷了一口加蜜糖的红茶，说，“你们的‘奇迹 72 号’，一定是大象和猪杂交的新品种。”

“杂交？当然，要培育新品种必须利用杂种。”李文建说，“但是要大象和猪交配，目前似乎还有困难。所以我们用的，是咱们中国最优良的四川白毛猪和英国约克夏猪交配的杂交品种，同时还采用了许多别的方法来改变杂交品种的体质。中学时代学的解剖生理学，你大概还没有忘记吧？”

“当然不会忘记。”我一向是以我的记忆力自豪的。

“那么你应该记得，脑髓下面有一个内分泌腺……”

“叫脑下垂体。”我抢着说。

“对了，叫脑下垂体。这个内分泌腺的功能是？”他好像故意要考我一考。

“它的前分泌一种促进生长的激素。有的人脑下垂体特别发达，分泌的激素过多，个儿就长得又高又大。我看到过照片，几乎比普通人高出半个身子。”

“对了，我们走的路就是想法子刺激杂种幼猪的脑下垂体，促使它特别发达。开头，我们把各种各样的化学药品喂给猪吃，还给猪注射，结果全没有用。后来我们找到了一个物理的方法，就是用一种一定波长的电波来刺激猪的脑下垂体。果然有效，杂交品种猪的个儿果然一代比一代长得大。如果你把‘奇迹 72 号’解剖开来看，它的脑下垂体就有桃核那样大，足足有 3.5 克重，比普通猪的脑下垂体大上 7 倍多。”

“好呀！”我说，“脑下垂体这么大，割下来送到生物制药

厂去，倒是制造生长激素的好原料。可是我还记得，脑下垂体特别发达的人，个儿固然长得高大，智力却要差一些。”

“这一点你倒不必顾虑！”李文建笑了笑，说，“我们的对象是猪。我们宁可它长得肥一点，并不希望它聪明过人，个儿却长得像瘦猴儿一样。问题倒在另一方面，猪的脑下垂体受了电波的刺激，是特别发达了，激素的分泌也大大增多了，猪的个儿也愈长愈大了，长里、宽里、高里，都比普通的猪大了5倍。普通的猪一头是一百来公斤，‘奇迹72号’长足了，一头就有12.5吨。”

“足足有12500公斤。”我几乎本能地插嘴说。

“你对数目字倒仍旧这样感兴趣。12500公斤可是个沉重的负担呀！‘奇迹72号’小的时候还能到处乱跑。可是它长得很快，一天要长四五十公斤。越长得大，它就越不能动弹。最后就像一大堆肉，瘫在地上，说什么也站不起来。还不动就把骨头给折断了。一转身，就折了脊梁；一抬头，就折了颈项。”

“这是什么缘故？”

“哈哈！这是个力学方面的问题，其实也是个挺简单的算术题。”

他将杯里的茶水倒了一点儿在大理石桌面上，用指头蘸了蘸，写了两行算式：

$$5 \times 5 \times 5 = 125$$

$$5 \times 5 = 25$$

“看吧！”他指着算式说，“猪的长里、宽里、高里，都是原来的5倍，它的体重就是原来的125倍。可是骨头的粗细呢？讲粗细只能算长里和宽里，因此只有原来的25倍。25倍粗的骨头，怎么担负得了125倍的体重呢？结果，猪本身的